

俄藏察合台语《阿塔依诗集》的语言特点研究*

阿拉法特·艾山

[提要] 本文从文献语言学角度探讨抄于 15 世纪、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察合台语孤本《阿塔依诗集》的语音特点和形态特点。经研究认为,《阿塔依诗集》的语言是在回鹘语基础上形成的、带有阿拉伯—波斯语和地方土语影响的 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中叶的察合台语。

[关键词] 《阿塔依诗集》 语音特点 形态特点 察合台语

一 阿塔依及其诗集

阿塔依的生平无详细记载,只能依靠亚克尼(Yāqīnī)、阿合麦德·塔拉兹(Šayḥ Aḥmād Tārāzī)和阿里希尔·纳瓦依(‘Alīšēr Nāvāyī)作品中的线索,得知其生活在 14 世纪后半叶至 15 世纪中叶的巴尔赫与赫拉特。

现存的《阿塔依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唯一抄本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为 B-2456,共 77 叶,每一面有 10 至 13 行诗句,共收录 260 首伽扎尔诗,并附有三幅精美细密画,但无抄写者与抄写年代著录。从书写和语言特点来看,抄本大约于 16 世纪中叶在今伊朗西北部抄写成册。Самойлович(1927)于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发现该抄本,刊行了其中的 17 首诗,并扼要介绍了阿塔依的生平、抄本年代、书写特点、主要语言特点、诗歌内容和诗集中出现的阿鲁兹格律种类等一系列问题。Фитрат(1926:151-158)、Зариф(1948, 1959)、Рустамов(1958, 1963, 1987)、Рафиддинов(1995)、Eraslan(1992)等学者对该诗集也做了一些研究。Рафиддинов 整理并出版了西里尔文转写版和影印本《阿塔依诗集》(Атойи 2008)。热·加力(1980)、库尔班·巴拉提(1982)、马树钧(阿塔依 1984, 1995)、李国香(1992)、郎樱(2001)、梁庭望(2016)等学者在苏联学者基础上研究和刊布了阿塔依诗歌选或介绍了阿塔依。阿拉法特·艾山(2017a-d)整理刊布了该诗集的维吾尔文转写和抄本影印本,并介绍了诗人的生平、抄本书写特点和国内外研究的情况。笔者对《诗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阿合麦德·塔拉兹的《修辞格律大全》(Funūnul-bālāgā)^①中收录了阿塔依鲜为人知的一个联句,该联句未见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及资料整理(19ZDA289)”内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① 该作品写于 1437 年,流传至今的唯一抄本于 1581 年在布哈拉抄写成书,现藏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编号 Elliott.127。

《诗集》抄本，是对《诗集》材料的有益补充。

Самойлович (1927) 简略探讨了《诗集》的语言特点：“阿塔依语言是察合台语，即 14 世纪成书的《圣人列传》(Qiṣṣaṣul-ānbiyā) 中运用的、回鹘语之后的、带有稍类似于回鹘语古代元素和只属于察合台诗歌语言的乌古斯—土库曼语元素的中亚书面语”。Рафиддинов (Атойи 2008:7) 则指出：“《诗集》语言区别于金帐汗国文献的语言，其中多见克普恰克语元素”。Самойлович (2005:923-940) 过度描述了 15 世纪察合台语或其早期的《霍斯鲁与希琳》(Ḥusrāv va Šīrīn)、《爱情书》(Muḥabbāt-nāmā) 等文献中的乌古斯—克普恰克语元素，甚至把《爱情书》的语言称作“乌古斯—克普恰克语”。但是，Eckmann (2003:2-5) 认为“Самойлович 夸张地描述了乌古斯—克普恰克语元素在花刺子模语^①形成中的作用……按 Самойлович 的观点来说，《爱情书》的语言是乌古斯—克普恰克语，这是不正确的”，并进一步认为早期察合台语^②作品中带有乌古斯—克普恰克语元素是出于诗歌格律的要求，这种观点符合 15 世纪察合台语文献的特点。但需注意的是，乌古斯—克普恰克语元素的出现不全是格律的要求，这时期的语言是“中古维吾尔书面语喀什噶尔变体于 14 世纪在中亚花刺子模地区与一些地方土语混合的形式”（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哈密提·铁木尔 2006:328）。

笔者认为，《诗集》语言是在回鹘语基础上形成的、带有阿拉伯—波斯语和地方土语影响的察合台语，其语言还受过蒙古语和汉语的影响。《诗集》语言充分体现了 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中叶察合台语的主要特点。因《诗集》唯一的抄本并非原稿，研究和评价诗集中的某些语言现象需重视抄写者的身份、抄写年代、抄写地点以及抄写者所操的地方土语等一系列问题。现藏于德国哥达大学图书馆的《鲁特菲诗集》抄本与《诗集》出自同一抄写者之手，但在语音方面与《鲁特菲诗集》其他古老抄本的语言有所不同（阿拉法特·艾山 2016）。

二 语音特点

（一）元音特点

1. 《诗集》语言有 8 个短元音 a、o、u、ö、ü、i、ĩ、ä（及其自由变体 e）和 ā、ī、ū、ō、ē 等 5 个长元音。但长元音仅出现于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2. 《诗集》语言具有较强的元音和谐律，分为发音部位和谐与唇状和谐两种，如：tabuğ “工作” (21a)^③，而非 tābuğ 或 tabüğ；közün “你的眼睛” (30a)，而非 köziñ。此特点与现代维吾尔语一致，在现代乌兹别克语中却已消失。

3. ä>ö 音变。某些词首的前次低非圆唇元音 ä 及其自由变体 e 已经被前次高圆唇元音 ö 取代，如：ev “家、房子” (50b, 53a)；öy “家、房子” (6b, 11a, 15b, 35a, 48b, 54a, 55b, 57a, 67b)；evür>öyür “翻，离开” (8a, 19b, 25b, 27a, 27b, 37b, 55b, 56a, 67a, 74b)；ösrük “酒醉的” (11a, 13a, 14a, 14b, 17b, 25b, 28b, 39a, 40a, 48a, 50a, 57a, 60a, 68a, 75b)。早期察合台语文献语言中常出现的 äsrük 形式在《诗集》中未出现，说明语音已

^① Eckmann 等国外学者把最早的察合台语文献称作“花刺子模语文献”。

^② 14 世纪中叶至 1465 年为早期察合台语时期；从 1465 年抄写的纳瓦依第一部诗集《首部诗集》的编纂开始，至 1600 年为经典察合台语时期；1600 年至 20 世纪初为晚期察合台语时期。

^③ 括号内 21a 表示文献页码，a 表示正面，b 表示反面，下同。

经发生了变化,从《鲁特菲诗集》不同抄本^①的语音能证明这一点,如:分别藏于巴黎(a)、多伦多(b)、伦敦(c)、布尔萨(d)的《鲁特菲诗集》抄本中的äsruk,在哥达(e)抄本中一律作ösruk。笔者认为,这是抄写者将15世纪末至16世纪的语音特点与15世纪初的文献语言混淆所致。现代维吾尔语的元音ä-已被ö-取代,而现代乌兹别克语的元音ä-(及其自由变体e-)在某些词中仍有所保留,一些则被u-取代,如:sev-“爱”在现代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中分别作söy-、sev-;ev“家”在现代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中分别作öy、uy。

(二) 辅音特点

1. 《诗集》的语言是-s型语言,而非-s型语言,如:yaš“岁数;眼泪”、taš“石头”、baš“头”,而非yas、tas、bas。是-g型语言,而不是-v型语言,如:tağ“山”不作tav。是y-型语言,而不是j-型语言,如:yaš“岁数;眼泪”、yol“路”、yıl“年”不作jas、jol、jil。

2. t>d音变。《诗集》语言基本保留了词首的清辅音t-,诗集中出现了与经典察合台语一样的dağī“还、再”、dep“说”、dedi“他/她说了”形式,而没有tağī/taqī、tep、tedi等形式。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抄写者的语音特点,早期察合台语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tağī/taqī、tep、tedi等古老形式。相似格语缀-tek(早期察合台语)、-dek(经典察合台语)均见于《诗集》。另外,还出现了tüšti>düšti“它落下了”(7b)、tašīŋ>dašīŋ“你的石头”(40a)等变体。笔者认为此种情况可能缘于抄写者自身方言的语音特点。

3. 两个元音之间的清辅音-K-除了少许例外,一般不变为浊辅音-G-。北宋喀拉汗时期的回鹘语文献中两个元音之间的清辅音-K-不浊化。早期察合台语文献中开始出现两个元音之间的清辅音-K-的浊化现象。而这一语音现象在经典察合台语时期成了文献语言的重要语音特点之一,清辅音-K-一律变为浊辅音-G-。《诗集》语言因属于早期察合台语,因此,既存在清辅音-K-,又出现很少的浊辅音-G-,如:bašağī“它的箭簇”、yaraqī“他/她的兵器”、yasağī“他/她的命令”(3b)、adağīniŋ“他/她脚的”(9a)、ayağīn“把他/她的酒杯”(33a)、ayağīn“把他/她的酒杯”(51a)、yüräkīm“我的心”(2a)、köñläki“她的连衣裙”(3a)。现代乌兹别克语一律变为浊辅音-G-。

4. w(ف)>v(و)音变。某些-w、-w-音在14世纪初察合台语文献中开始变成-v、-v-,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变为-y、-y-,另一些则已消失。早期察合台语诗人赛卡克(Säkkäkī)(Eraslan 1999)和哈菲兹·花刺子米(Hāfīz Hārāzmī)诗集^②中的一些词保留了辅音-w、-w-,但其分布不规律,仅作为回鹘语的痕迹而保留下来。《诗集》中ev“家、房子”出现两次,原来的-w已变成-v。此外,suw“水”的词尾辅音-w已消失。我们在纳瓦依作品语言中发现经典察合台语文献语言也保留了这一语音特点。因此,su“水”一词在很多诗句中跟qayğū“悲伤”、uyqu“睡眠”、külgü“欢笑”等词押韵,如阿里希尔·纳瓦依的《法尔哈德和希琳》(169b^③)

^① 鲁特菲撰《诗集》(又称《鲁特菲诗集》)的五个抄本分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Turc 981,1b-95a,抄写者不详,约16世纪初抄写;加拿大学者埃里阿扎尔·贝尔恩巴姆(Eleazar Birnbaum)私家图书馆,抄写者不详,约16世纪初抄写;大英图书馆,编号Add. 7914,158b-227b,抄写者为安萨里(Muḥammad bin Ḥasān Jum‘ān Anṣārī),1509年在赫拉特抄写;布尔萨博物馆(Bursa Müzesi),编号113-156,抄写者不详,约16世纪初抄写;哥达大学图书馆,编号T 211,抄写者不详,约16世纪中叶抄写。

^② 哈菲兹·花刺子米诗集,抄写者不详,约15世纪抄写,现藏海德拉巴沙拉尔将博物馆(Museum of Salarjang),编号4298。

^③ 阿里希尔·纳瓦依《五卷长诗》(又称《海米赛》),阿布都贾米力·卡提布于1484-1485年抄写,现藏塔什干国家东方学研究院东方文献中心,编号5018。

长诗第十二章第八十个联句^①:

- | | | | | | | |
|-----|--------|----------|------|-------------|-------|-------|
| (1) | qıl-ıp | máhv | el | iç-i-din | bādá | qayǵu |
| | 做-ADVL | 消失的 | 世界 | 内-POS.3-ABL | 酒 | 悲伤 |
| | qara | qayǵu-nı | dáf' | äylä-p | qızıl | su |
| | 黑色 | 悲伤-ACC | 消失的 | 做-ADVL | 红色 | 水 |
- 美酒让悲伤消匿于世间，红色的酒水让黑色悲伤消失。

从联句中可以看到，su 与 qayǵu 中的 -ǵu 音节押韵。此现象也可以从诗歌格律和 su 缀接的附加成分中得以证明，如《诗集》(3b):

- | | | | | | | |
|-----|-------|--------|-------------------|-----------|---------------|------------------------|
| (2) | čunki | dilbár | furqát-i-n-da | äylä-diñ | bağr-ım-nı | su |
| | 由于 | 美人 | 离殇-POS.3-PRON-LOC | 做-PST.2sg | 心-POS.1sg-ACC | 水 |
| | áy | yaman | báht-ım | ne | bol-dı | yağşılıq qıl sal su-ǵa |
| | INTJ | 坏 | 运气-POS.1sg | 什么 | COP-PST.3 | 恩惠 做 放 水-DAT |
- 在美人的离殇之中，我的心化作流水（意为痛苦），
哎，我的哀运，这是怎么了？请你施以恩惠，而后让它随流而逝。

联句第二行的 suǵa “向水”在诗中读一短一长两音节，即第一音节为短音节。这充分证明 su 不是闭音节 suv。另外，su 在缀接名词第三人称单数附加成分 -ı 时，词干后增加一个辅音 -y-，成为 suyı “他/她/它的水” (28b、46a)、suyın “把他/她/它的水” (66b)。这证明 su 不读 suv，否则 suv 缀接第三人称单数附加成分 -ı 会变成 suvı。Eckmann (1966:43) 也认为 su 在察合台语时期一直读作 su，词尾辅音 -w 并非变为 -v，而是已经消失。现代维吾尔语中，su 的发音与察合台语一致，而现代乌兹别克语因带有一些克普恰克语因素，读作 suv。

5. d>ɖ>y 音变。某些词中和词尾的 -d-、-d 在回鹘语文献中变为 -ɖ-、-ɖ，而在察合台语文献中变成 -y-、-y。《诗集》中有几个词保留了原始辅音 -d-，如：adaqınıñ “他/她脚的” (9a)、edgü “吉祥的” (37a)，但分布不规律，仅作为回鹘语的痕迹得以保留。

6. q>ħ 音变。回鹘语末期和察合台语初期的一些文献语言中，辅音 -q- 在某些词中开始变为 -ħ-，如：toqsan>toħsan “九十”、yaqşı>yağşı “好”。虽然 -q->-ħ- 变化在口语中普遍存在，但书面语却基本保留了 -q-。《诗集》除了出现察合台语主要特点之一的 yaqşı>yağşı 以外，还出现了一次 baqtı>bahtı “他/她看了” (68a)。察合台语文献中没有 baq->bağ- 的其他例子。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的是抄写者自身的语音特点。

7. g>y 音变。14 至 16 世纪察合台语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这一语音现象在《诗集》中也出现了一次，如：igä>iyä “主人” (17a)。

8. p>f 音变。《诗集》中不存在 -f- 的形式，经典察合台语的 tufraq/tufraqğ、yafraq/yafraqğ 等词在《诗集》中是 tupraq “土” (37a)、yapraq “树叶” (54a)。-p->-f- 音变是经典察合台语最重要的语音特点之一。Eckmann (1966:44) 认为：“察合台语某些词中的辅音 -p- 在纳瓦依作品中开始变为 -f-，之前的作品中见不到这一语音现象”。阿塔依、鲁特菲 (Luṭfī) (Karaağaç

^① 语法标注符号分别为——1: 第一人称、2: 第二人称、3: 第三人称、ABL: 从格、ACC: 宾格、ADVL: 副动词词缀、COND: 条件式、CONJ: 连词、DAT: 向格、EQUI: 比照格、ETCN: 泛指名词 (ethnic noun)、GEN: 耶扎菲 (领属) 结构、INTJ: 叹词、LOC: 位格、NMNL: 动名词词缀、POST: 后置词、POS: 从属语缀、PRON: 代词性 n (pronominal n)、PST: 过去时、sg: 单数。

1997)^①、噶达依 (Gādāyī) (Eckmann 1971)、塞迪·阿合麦德 (Sāydī Aḥmād Mīrzā) (Köktekin 2000)、苦盏迪 (Ḥujāndī) (Фазылов 1976) 等早期察合台语诗人的作品中没有发现 -f- 形式, 这符合 Eckmann 的观点。但在纳瓦依之前的一些诗人, 如赛卡克、玉素甫·艾米里 (Yūsuf Āmīrī) (Köktekin 2013)、海达尔·花刺子米 (Ḥāydār Ḥārāzmī) (编号 Add. 7914^②) 等的作品中既存在 -f-, 也存在相对古老的 -p-。因此, 笔者认为经典察合台语的 -p- > -f- 音变始于 15 世纪初的早期察合台语, 但其中也可能存在抄写年代的语音特点。现代维吾尔语和现代乌兹别克语中都保留了古老的 -p- 形式。

9. 《诗集》中保留了多音节词词尾的辅音 -K、-G, 并且没有与辅音 -y 交替, 如: sarīḡ “黄色” (25a)、tirik “活着的” (5a)、qamuq “全部、所有” (7a)、tabuḡ “工作” (21a)、mundaq “这样” (8b)、andaq “那样” (60b)。多音节词词尾的辅音 -K、-G 脱落现象是乌古斯—克普恰克语的重要语音特点之一。现代维吾尔语与《诗集》语言保持一致, 而现代乌兹别克语因受克普恰克语影响, 某些词词尾的辅音 -K、-G 脱落, 并与辅音 -y 交替。

10. 《诗集》中, 缀接向格、时位格、从格和比照格附加成分时, 在其与从属附加成分之间出现 -n- 增音, 这是早期察合台语文献的主要语音特点之一, 如: bāḡinda “在其果园里” (1b)、‘išqinda “在他/她迷恋中” (3b)、yaqasinda “在它的边” (23b)、nāsīmīndīn “从它的微风” (6a)、yazuḡīndīn “从其罪过中” (5b)、barīnča “按照所有的” (38b)。与北宋喀拉汗回鹘语文献和《哈菲兹·花刺子米诗集》(编号 4298) 语言不同, 《诗集》中的增音 -n- 不在从属附加成分和向格之间出现。

11. 存在词首辅音 y- 脱落的罕见现象, 如: yīl > īl “年” (69b)。

三 形态特点

(一) 词的内部结构

《诗集》语言广泛使用构词附加成分 -liq、-liḡ、-luq、-luḡ、-lik、-lig、-lük、-lüg。名词构词附加成分 -liq、-luq、-lik、-lük 与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 -liḡ、-luḡ、-lig、-lüg 混合使用, 即不区分 -liq 与 -liḡ, -luq 与 -luḡ, -lik 与 -lig, -lük 与 -lüg。《诗集》基本保留了名词和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末尾的 -K、-G。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 -li 在《诗集》中出现了一例 (30a):

(3) nārgis	köz-ünj	mānjizli	ḥotān	lālāzār-ī-da	
水仙花	眼睛-POS.2sg	像	和田	花圃-POS.3-LOC	
oq-ya	qaš-ī-nda		oyna-ḡučī	bir ḡāzāl	yoq
箭-弓	旁边 -POS.3-PRON-LOC		玩耍-NMNL	一 黄羊	无

在和田的花圃 (比喻情人的面容) 中,

没有如同你水仙般的眼睛那样在睫毛箭矢之下活泼玩耍的黄羊。

mānjizli “像” 是名词 mānjiz 加 -li (克普恰克语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的非圆唇形式) 构成的。-li 在此处出现是诗歌格律的要求。因为 mānjizli “像” 的第三音节 -li 在此行读作短音节, 所以在此处不能使用算作长音节的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 -lig。这正如 Eckmann (2003:2-3) 所

^① 抄写于 19 世纪的《鲁特菲诗集》中存在 -f- 形式。

^② 海达尔·花刺子米《秘宝之库》(Māḡzānūn-āsrār), 安萨里 (Muḥammād bin Ḥāsān Jum‘ān Ānṣārī) 于 1509 年在赫拉特抄写, 现藏大英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 编号 Add. 7914, 115b-141b。

说,早期察合台语作品中出现一些乌古斯—克普恰克语元素是出于诗歌格律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形容词构词附加成分 *-li* 在与阿塔依同时代的诗人玉素甫·艾米里 (Köktekin 2013) 和苦盞迪 (Фазылов 1976) 的作品中同样也仅有一例。

(二) 名词形态

《诗集》中的名词有数、从属人称、格等语法范畴,且有各自的后置附加成分。

1. 数范畴

《诗集》的名词有单数和复数形式。单数为零形式,复数在词干后加附加成分 *-lAr*。根据词尾音节元音的舌位,分别缀接 *-lär* 和 *-lar*。可以看出,此种附加成分具有较强的舌位和谐规律,但没有唇状和谐规律,如: *közlär* “许多眼睛” (64b)、*hüblar* “美人们、好人们” (58b)。

2. 从属人称范畴

《诗集》的名词有从属人称范畴。其附加成分如表 1:

表 1 《诗集》名词的从属、人称范畴

人称	普称		尊称	例子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i>-Im</i> 、 <i>-Um</i>	<i>-mlz</i> 、 <i>-lmlz</i>	—	<i>başım</i> “我的头” (3a)、 <i>qolum</i> “我的手” (19a)、 <i>közüm</i> “我的眼睛” (6a)、 <i>aramiz</i> “我们之间” (2a)、 <i>haddimiz</i> “我们的界限” (3b)。
第二人称	<i>-ŋ</i> 、 <i>-lŋ</i> 、 <i>-Uŋ</i>	<i>-ŋlz</i> 、 <i>-lŋlz</i> 、 <i>-UŋUz</i>	<i>-ŋlz</i> 、 <i>-lŋlz</i> 、 <i>-UŋUz</i>	<i>ğamzāŋ</i> “你的眨眼” (5b)、 <i>saçŋ</i> “你的头发” (9b)、 <i>yüzüŋ</i> “你的脸” (8a)、 <i>bāndāŋiz</i> “你的奴隶们; 您的奴隶” (5a)、 <i>beliŋiz</i> “您的腰” (40a)、 <i>zulfuŋuz</i> “你的许多头发; 您的头发” (6a)、 <i>yüzüŋüz</i> “你的双脸; 您的脸” (20a)。
第三人称	<i>-I</i> 、 <i>-sI</i>	<i>-lArI</i>	—	<i>qašī</i> “她的眉毛” (3b)、 <i>közüsi</i> “他 / 她的镜子” (32a)、 <i>hüblari</i> “他 / 她的美人们” (15a)、 <i>közlari</i> “他 / 她的双眼” (5b)。

受辅音 *v* 的影响,部分名词缀接圆唇形式的从属人称附加成分,如: *jävruŋ* “你的虐待” (35a)、*qävluŋ* “你的言论、你的诺言” (30a)。这是早期察合台语文献的主要特点之一。在经典察合台语文献中,尤其是晚期察合台语文献语言,这一现象极为少见。除此之外,《诗集》保留了早期察合台语中名词缀加人称附加成分时发生的一些不规则圆唇化现象,如: *hālūŋ* “你的痣” (59a)、*šürātuŋ* “你的脸、你的画像” (6b)。

3. 格范畴

《诗集》名词有 9 个格,在此探讨具有明显特点的 6 个格。

1) 领属格

领属格附加成分以 **-nIŋ** 形式为主, 偶尔出现圆唇变体 **-nUŋ**, 如: **bīčārānīŋ** “可怜的人的” (1b)、**öyiniŋ** “他 / 她家的” (6b)、**yüzünüŋ** “脸的” (74b)、**zulfuŋnuŋ** “你头发的” (62a)、**šöhnuŋ** “美人的” (64b)。其圆唇变体缀加在词尾音节中带有圆唇元音的词之后, 但也有个别例外, 如: **könjülniŋ** “心灵的” (13b)、**közümniŋ** “我眼睛的” (61b)、**rāvzānuŋ** “花园的” (23a)、**anuŋ** “他 / 她 / 它的” (9a)。早期察合台语文献语言中经常出现圆唇变体 **-nUŋ**, 晚期察合台语文献中 **-nUŋ** 已经消失。《诗集》中还有一例缀接了乌古斯语领属格 **-üm** 的 **menüm** “我的” (31a), 以及 6 例乌古斯语领属格的 **-iŋ** (2a、15a、26b、32b、74b)。后者只出现于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之后, 目的是符合诗歌格律要求, 如: **siziŋ** “你们的” (26b)、**biziŋ** “我们的” (26b)。《诗集》中的宾格附加成分 **-ni** 没有与领属格混淆。

2) 宾格

宾格附加成分是 **-ni**, 也有出于格律要求偶尔使用的 **-n**, 均出现在从属第三人称附加成分后, 如: **bağrini** “把他 / 她的肝” (1b)、**bašimni** “把我的头” (1a)、**özin** “把他 / 她自己” (1b)、**yasin** “把他 / 她的弓” (23b)。《诗集》第 229 号伽扎尔诗中还有 1 例乌古斯语宾格附加成分 **-i**, 如 (67b):

(4) āh	ol	dām-i-ki	sārhuš-u	sen	nāt'-i	nāz	üzä
INTJ	那	时候-ETCN-CONJ	微醺的-CONJ	你	地毯-GEN	精	POST
men	öp-käli	ayağ-iŋ-i	tut-sa-m	de-sä-ŋ-ki	pāy		
我	亲吻-ADVL	脚-POS.2sg-ACC	抓-COND-1sg	说-COND-2sg-CONJ	脚		

啊, 那时你在精美的地毯上微醺, 我想亲吻你的脚, 你说“哎呦我的脚啊!”

联句第二行 **ayağini** “把你的脚” (67b) 的词尾元音 **-i** 为宾格附加成分。笔者认为, 此种形式出现在《诗集》中同样是出于诗歌格律的要求。如果在此诗行中使用宾格附加成分 **-ni**, 那么 **ayağini** “把你的脚” 的第三个音节由于是闭音节, 在诗行中读作长音节, 这不符合该诗歌格律的要求。所以在此特意选用了乌古斯语宾格附加成分 **-i**, 使 **ayağini** “把你的脚” 的第三个音节变成了开音节, 即可读作短音节。该形式在早期察合台语时期的花刺子米 (Hārāzmi) (Щербак 1959)、哈菲兹·花刺子米 (编号 4298) 和鲁特菲 (Karağaç 1997) 等诗人的作品语言中亦有少量例子。

3) 向格

向格附加成分是 **-GA**、**-KA**。由于存在元音的舌位和谐与辅音的清浊和谐, 向格附加成分有 4 种变体, 如: **jānimğa** “向我的命” (2a)、**otqa** “向火” (54a)、**yüzüŋgä** “向你的脸” (55a)、**kökkä** “向天空” (72a)。向格附加成分缀接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除带辅音 **k**、**g** 的词外) 之后, 一律缀加带后元音的变体。在国内的察合台语研究中, 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缀接向格附加成分时, 往往不顾元音和谐, 将向格附加成分的后元音 **a** 勉强读作前元音 **ä**。但察合台语固有词中的前元音不与辅音 **q**、**ğ** 相结合。向格附加成分 **-qa**、**-ğä** 缀接于词尾音节元音是后元音的词, 所以不能将向格附加成分 **-qa**、**-ğä** 读成 **-qä**、**-ğä**。14 至 17 世纪末的察合台语文献中, 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的向格均使用 **-qa**、**-ğä**。而 18、19 世纪文献语言中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的舌后短元音 **ä** 开始读作 **ä**, 这一现象可以从文献中的向格、名词与形容词的构词、形容词的比较级等附加成分得到印证。《诗集》中某些外来词偶尔有同一个词缀接不同向格变体的情况, 如: **širīnimğa** “向我的美人” (28a)、**širīnimğa** “向我的美人” (75b)。除此之

外,《诗集》中还因格律要求,出现了乌古斯语向格附加成分 -A 和 -nA (早期察合台语文献语言主要特点之一)。但后者只缀接于从属第三人称附加成分 -I 之后,如: zulfuḡa “向你的头发”(13b)、aya “向月亮”(12b)、közlärä “向眼睛”(74b)、yüzümä “向我的脸”(3a)、elinä “向他/她的家乡”(8a)、bāḡina “向他/她的果园”(31a)。《诗集》中还有少量时位格附加成分 -da 表示向格的情况,如: qayda barayin “我该去哪儿”(44b)。

《诗集》中人称代词 men “我”、sen “你” 缀加向格附加成分 -gä 后变为 maḡa “向我”、saḡa “向你”,而不是 mengä “向我”、sengä “向你”。从诗歌格律看,这是很明显的。Щербак (1962:248-249) 把察合台语固有词中的辅音 ŋ 读作 ng, 并写到辅音 -n 为尾音的音节在诗歌中可以读作短音节。Щербак (1962:253) 认为 maḡa “向我”、saḡa “向你” 的第一音节为 men-、sen-, 在缀接向格附加成分 -gä 后读作 mengä、sengä, 第一音节可读作短音节。阿鲁兹格律中带有长元音的闭音节算作一长一短两个音节。但此类音节的尾音为辅音 -n, 该辅音 -n 被忽略, 音节算作一个长音节。阿鲁兹格律中的短音节须为开音节。Щербак (1962:248、249、252、253) 举例的 mengä “向我”、sendin “从你”、köngül “心” 等词中不存在长元音, 因此 sendin 中的音节尾辅音 -n 不能忽略。而 mengä “向我”、köngül “心” 原本读作 maḡa “向我”、köḡül “心”, 两个词的第一音节为 ma- 和 kö-, 因此不存在音节尾辅音 -n 的问题。察合台语韵文体文献中 maḡa “向我”、saḡa “向你” 的第一音节在多数情况下算作短音节。因此, 人称代词 men、sen 在缀接向格附加成分之后该词的第一音节变成开音节。所以, maḡa “向我”、saḡa “向你” 中只存在一个辅音 ŋ, 而不是 n 和 g 两个辅音。

4) 从格

从格附加成分是 -Din, 如: äzäldin “从来”(2a)、äfläktin “从天空”(10a)。《诗集》中还有 4 例乌古斯—克普恰克语从格附加成分 -DAn (4a、8a、12b), 属于抄写者的语言特点。

5) 形似格

形似格附加成分是 -Dek。《诗集》中出现 -tek (83 次) 及其新变体 -dek (84 次)。-Dek 不遵从和谐律, 如: durtek “像珍珠”(21b) / durdek “48a”, Atayitek “像阿塔依”(75a) / Atayidek (16b)。察合台语的 -tek 属于前纳瓦依时期^①, 即早期察合台语时期。在经典和晚期察合台语文献中, -dek 占绝对优势。Eckmann (1966:44) 也提到, 附加成分 -tek 常出现于前纳瓦依时期的作品中。现代维吾尔语保留了 -täk 和 -däk 两种变体, 乌兹别克语则只保留了 -dek。此外,《诗集》中还有 1 例特殊的形似格附加成分 -layin, 如: ähülayin “像梅花鹿”(14a)。

6) 工具格

《诗集》语言保留了工具格附加成分 -in、-un, 如: sensizin “没有你地”(32a)、yalḡuzun “孤单地”(25a)。

(三) 代词的形态

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既有经典察合台语的 alar “他/她们”(3 次), 也保留了早期的 ular 形式(3 次)。

(四) 动词的形态

动词是察合台语文献中形态变化最复杂的词类。动词通过自身的形态变化可表示语态、肯定/否定、式、时等语法范畴, 还具有形动词、副动词和动名词形式。

^① 在纳瓦依作品《五卷长诗》的 5018 号抄本中可见少量的 -tek 形式。

1. 动词的态

使动态附加成分是 **-Dur**、**-güz**，如：**uyaldur** “使……惭愧”（15b）、**öltür** “把……杀害”（7b）、**tirgüz** “把……复活”（32a）。

2. 动词的式

1) 祈使式

在《诗集》中，祈使式第一人称复数 **-alñ** 出现了 1 例。例如：**qılalñ** “我们做吧”（43a）。此附加成分为巴布尔（*Zahîr Al-Dîn Muḥammad Bâbur* 2006，编号 Turc 1308^①）（Yücel 1995）作品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察合台语祈使式第一人称复数附加成分一般为 **-(A)II**。

祈使式第二人称单数附加成分是 **-GII**、**-KII**，如：**bolğil** “你成为……吧”（6a）、**sormağil** “你不要问”（14a）、**añlatqil** “你让……明白”（2b）、**keçürgil** “你原谅吧”（39b）、**keskil** “你剪吧”（39a）。这方面《诗集》语言保留了古代特征。出于韵律的考虑，还出现 1 例较少出现的动词祈使式第二人称单数附加成分 **-ğin**，如：**taragın** “你梳头吧”（51a）。

祈使式第三人称附加成分是 **-sUn**，如：**bolsun** “他 / 她 / 它成为……吧”（3a）、**bolmasun** “他 / 她 / 它不要成为……吧”（5a）、**körsün** “他 / 她看吧”（9a）。由于诗歌韵律的要求，出现了 2 例特殊的祈使式第三人称附加成分 **-Dek**（《诗集》中只有 **-dek** 变体，没有 **-tek** 变体），如：**oydek** “他 / 她挖吧”（34b）、**qoydek** “他 / 她放下吧”（34b）。此形式在玉素甫·艾米里（Köktekin 2013）、苦盏迪（Фазылов 1976）、阿里希尔·纳瓦依（编号 5018）和巴布尔（Yücel 1995）等 14 至 16 世纪诗人的作品中也存在。首次注意到动词祈使式特殊附加成分 **-Dek** 的是尼亚孜（Kaçalin 2011:321）和米尔扎·麦和迪汗（Mîrzâ Mahdîhân-i Astrâbâdî 1388:100），他们都指出 **-Dek** 是动词祈使式第三人称附加成分，并以纳瓦依诗歌举例。Боровков（1946:113-115）、Щербак（1962:158）、Eckmann（1966:154）、Bodrogligeti（2001:181）等学者也曾提到这一形式。其中，Bodrogligeti（2001:181）认为 **-Dek** 是动词祈使式第二人称附加成分，而非第三人称，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Eckmann（1966:154）认为此附加成分只出现在纳瓦依和玉素甫·艾米里的作品中。Щербак（1962:160）认为此附加成分不是察合台语文献语言的普遍特征，只是纳瓦依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但 **-Dek** 除了见于纳瓦依的作品外，也见于玉素甫·艾米里、苦盏迪、阿塔依和巴布尔的作品，足以证明此现象不独属纳瓦依，而是察合台书面语因受到赫拉特、巴尔赫、巴达赫山、苦盏和安吉延等地土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局部共同形态特点。赛卡克生活在撒马尔罕，哈菲兹·花刺子米生活在花刺子模与设拉子，其诗集（Eraslan 1999；哈菲兹·花刺子米，编号 4298）中则不见上述特点。鲁特菲从内沙浦尔和设拉子迁居赫拉特，并在赫拉特度过晚年，侯赛因·拜卡拉（Ḥusâyın Bayqara）一生都居住于赫拉特，其作品（Karaağaç 1997；Yıldırım 2010）中同样不见附加成分 **-Dek**。

2) 陈述式

① 泛时

泛时附加成分是 **-Ur**、**-Ar**、**-r**，如：**yatur** “他 / 她将会躺”（7b）、**urur** “他 / 她要打”（4b）、**qilur** “他 / 她要做”（4b）、**körünür** “他 / 她 / 它显现”（34b）、**körär** “他 / 她要看”（5a）、**urur** “他 / 她要打”（44a）、**tutar** “他 / 她要抓”（45a）、**oqur** “他 / 她要读”（6a）。泛时第一人称

^① 巴布尔《阿鲁兹》（‘*Ārūz*’，阿吉·穆哈麦德·撒马尔罕迪（Ḥajī Muḥammad Sāmārqāndī）于 1533-1534 年抄写，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编号 Turc 1308。

否定附加成分是 -mAsmen、-mAn, 如: tünmasmen “我不呼吸”(47b)、bilmän “我不知道”(76a)。其中 -mAn 在察合台语中主要用于韵文, 很少出现于散文体。泛时第三人称否定附加成分是 -mAs, 而不是 -mAz, 如: qılmas “不做”(2a)、bilmäs “不知道”(2b)。

②过去时

过去时陈述式第一人称单数附加成分是 -Dİm、-Dum, 如: qıldım “我做了”(2b)、eriştim “我得到了”(57b)。非圆唇元音的词干缀加 -Dim, 以辅音 v 结尾的词干和圆唇元音的词干缀加圆唇变体 -Dum, 如: sevdüm “我爱上了”(30b)、tuttum “我抓了”(60a)。过去时陈述式第一人称复数附加成分是 -DUK, 如: kezdük “我们跨越了”(11a)、körmädük “我们没看”(25b)、istädük “我们找了”(28b)、tapmaduq “我们没找到”(30a)、barduq “我们去了”(32b)。该附加成分不遵从唇状和谐, 没有 -DIK 变体。《诗集》语言中不存在以 -DUK 构成形动词的现象。动词的过去时陈述式第二人称单数附加成分是 -DIŋ、-DUŋ。圆唇元音的词干缀接 -DUŋ, 而非 -DIŋ, 如: bolduŋ “你成为……了”(16a)、köydürdün “你烧毁了”(25a)。《诗集》中经常出现用 -(U)p 副动词加系动词 -tur 表示动词过去时的间接陈述式, 如: turuptur “他/她站/起了”(4a)、boluptur “他/她成……了”(13a)。除此之外, 还有 1 例乌古斯语过去时间接陈述式第一人称单数附加成分 -mīšam, 如: qılmīšam “我做了”(56b)。

③将来时

《诗集》语言中用 -A 副动词缀加系动词 -dur 表示动词的一般将来时, 如: qıladur “要做”(8b)、tartadur “要拉”(47a)。此形式在《诗集》语言中还表示动词的现在进行时。14 至 19 世纪察合台语文献中没有专门表示动词现在时的附加成分。

④愿望式

《诗集》语言中愿望式附加成分是 -GAY、-KAY, 如: qılğay “愿做吧”(2b)、oḡşatqay “愿比拟吧”(34a)、sevmägäy “愿不要爱”(2a)。《诗集》中还经常出现以动名词词缀 -GU、-KU 加从属人称附加成分的动词愿望式, 如: qılğusıdur “但愿他/她能做”(5b)、tapqusı “但愿他/她找到”(10b)、yetküm “但愿我达到”(27b)。

3. 动词的静词化形式

1) 动名词

《诗集》中常以 -GU、-KU 构成动名词。-GU、-KU 一般算作短音节, 因此不能将其读作 -GUv、-KUv, 如: yandurğuçi “让……后退的人”(75b)、tökküçi “倒……的人”(32b)。

2) 形动词

完成体形动词的附加成分是 -GAN、-KAN, 如: alğan “拿到的”(4a)、talaşqan “抢过的”(5b)、äylägän “做过的”(25b)、etkän “弄过的”(11a)。《诗集》中还有一处出现乌古斯语的完成体形动词 -AN, 如: sevän “爱过的”(15b)。但《诗集》中并不存在 Турсунов (1995:107) 等学者所提到的 qılan “做过的”、alan “拿到的”等词。

3) 副动词

《诗集》中经常出现 -GALI/-KALI, -GAÇ/-KÄÇ 和 -BAN 副动词成分, 如: qılğali “为了做”(2b)、körgäli “为了看”(3a)、etkäli “为了做”(15b)、körgäç “因为看了”(2a)、alğaç “因为拿了”(9a)、yetkäç “因为到了”(75a)、qılıban “做着”(58b)、sevübän “爱着”(8a)。

4. 助动词

《诗集》中助动词 bol- “成为”出现 388 次; 其脱落词首 b- 的变体 ol- 则只出现 16 次,

其中 13 次是因格律要求。一般来说，诗句为了使音节长短符合格律，会以 *ol-* 代替 *bol-*。例如 (6a)：

(5) *boy-uñ-nī* *sárv* *oqu-maq* *el-gä* *‘ādāt* *ol-dī* *vālē*
 身材-POS.2sg-ACC 柏树 看做-NMNL 人们-DAT 习惯 COP-PST.3 但
irām *nihāl-ī* *ne* *nisbāt* *bu* *dēv-ča* *‘ādī* *bilā*
 天园 树苗-POS.3 什么 等同 这 巨魔人-EQUI 巨魔人 POST
 人们习惯于把你的身段看做柏树，但是天园之树怎能与巨魔人相提并论？

联句第一行 *‘ādāt* “习惯” 原本算作长音节的第二音节在该诗行中必须读作短音节。为了把第二音节变成开音节，诗人专门使用了助动词 *ol-*。这样可以把词尾的辅音 *-t* 与其后的助动词 *ol-* 连读，即读作 *toldī*。所以为了使词的音节与格律长短音节相符合，会出现助动词 *bol-* 的以元音开头的变体 *ol-*。*ol-* 在察合台语韵文作品中常见，散文体则不使用 *ol-*。

5. 系动词

早期和经典察合台语文献的系动词为 *-DUr*、*Durur*。《诗集》语言在此方面也与早期察合台语保持了高度一致。《诗集》中不存在系动词 *-Dir* 变体，如：*yoqtur* “没有” (4b)、*qopqandur* “已起来” (3a)、*meniñdür* “是我的” (35a)、*biliptür* “是知道了” (36b)、*yoq turur* “没有” (7b)、*hāyrān durur* “是惊讶的” (6b)。

(五) 连词

《诗集》中经常出现连词 *bilā* “和、一起”的 *birlā*、*ilā*、*ilān*、*bilān* 等多种变体。据考察，若连词 *bilā* 的第一音节需要长音节，那么用第一音节是闭音节的 *birlā* 变体；如果连词 *bilā* 之前一词的词尾音节需要短音节或一个普通长音节，则使用以元音开头的变体 *ilā*，并通过连读来满足格律要求。散文无格律限制，因此不使用 *ilā* 的各种变体。变体在《诗集》中的使用频率为：*bilā* (72 次)，*birlā* (138 次)，*ilā* (65 次)，*ilān* 与 *bilān* (各 1 次)。

(六) 疑问语气词

《诗集》中疑问语气词是 *-mU*，如：*qilurmu* “他 / 她做吗” (30b)、*bilürmü* “他 / 她知道吗” (68a)。《诗集》中还出现 1 例疑问语气词 *-mī*：*fāruḥpāymīdur* “带来幸福吗” (66b)。疑问语气词 *-mī* 反映了抄写者自身的语言特点。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诗集》作为从早期察合台语过渡到经典察合台语时期的重要文献，其语言是在回鹘语基础上形成的、带有阿拉伯—波斯语和地方土语影响的察合台语。《诗集》充分体现了早期和经典察合台语文献的语言发展状况，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诗集》语言基本保留了阿塔依语言，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抄写者所操方言的影响，因此存在一些不规律的语言现象。《诗集》语言的描写研究对维吾尔语及其亲属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和共时描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察合台语发展的历时时期划分具有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阿拉法特·艾山. 2016. 《论麦吾拉纳·鲁特菲诗集的剑桥版本和哥达版本》，《新疆大学学报》（维吾尔文版）第 3 期。

- [2] 阿拉法特·艾山. 2017a-d. 《阿塔依诗集》, 《布拉克(源泉)》(维吾尔文)第1-4期.
- [3] 阿塔依. 1984. 《阿塔依诗歌》, 马树钧译, 载王秀春主编《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作品选编》第73-92页,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4] 阿塔依. 1995. 《阿塔依诗歌》, 马树钧译, 载张宏超编《察合台早期文学》第1-18页,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5] 库尔班·巴拉提. 1982. 《阿塔依诗歌选》, 《布拉克(源泉)》(维吾尔文)第1期.
- [6] 郎 樱. 2001. 《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载买买提·司马义主编《论伟大的诗人纳瓦依》第193-194页,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7] 李国香. 1992. 《维吾尔文学史》,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 [8] 梁庭望主编. 2016.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9] 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哈密提·铁木尔. 2006. 《我们对察合台语的看法》(维吾尔文), 载哈密提·铁木尔著《哈密提·铁木尔论文集》(维吾尔文)第299-383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0] 热·加力. 1980. 《阿塔依诗歌选》, 载铁依甫江等编《维吾尔古典文学选编》(维吾尔文)第155-187页,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11] Bodrogligeti, András J. E. 2001. *A Grammar of Chagatay*.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12] Eckmann, János. 1966. *Chagatay Manu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3] Eckmann, János. 1971. *The Divan of Gada'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4] Eckmann, János. 2003. *Harezmi Türkçesi, Harezmi, Kıpçak ve Çağatay Türkçesi Üzerine Araştırmalar*. yayıma hazırlayan Osman Fikri Sertkaya.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15] Eraslan, Kemal. 1992. Çağatay Şairi Atayının Gazelleri. *TDAY-Belleten 1987*.
- [16] Eraslan, Kemal. 1999. *Mevlana Sekkaki divanı*.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17] Kaçalın, Mustafa S. 2011. *Niyazi, Nevayinin Sözleri ve Çağatayca Tanıklar*.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18] Karaağaç, Günay. 1997. *Lutfi divanı(Giriş-Metin-Dizin-Tıpkıbasım)*.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19] Köktekin, Kazım. 2000. *Seyyid Ahmed Mirza, Taasşukname (İnceleme-Metin-Dizin-Tıpkıbasım)*. Erzurum: Fen-Edebiyat Fakültesi Yayınları.
- [20] Köktekin, Kazım. 2013. *Yusuf Emiri, Dehname(İnceleme-Metin-Dizin-Tıpkıbasım)*.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21] Mīrzā Mahdīhān-i Astrābādī. 1388. *Sanglāh, moghaddeme, taşhīh va taḥshīye: Doktor Ḥosayn-i Moḥammadzāde-ye Şeddīgh*. Tabrīz: Yārān.
- [22] Yıldırım, Talip. 2010. *Hüseyn Baykara divanı (İnceleme-Metin-Dizin-Tıpkıbasım)*. İstanbul: Hat Yayınevi.
- [23] Yücel, Bilal. 1995. *Babür Divanı(Gramer-Metin-Sözlük-Tıpkıbasım)*. Ankara: Atatürk Kültür Merkezi.
- [24] Zāhīr Al-Dīn Muḥammad Bābur. 2006. *Bābur-nāma Vaqāyi'*, *Critical edition based on four chaghatay text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second edition by Eiji Mano*. Kyoto: Syokado.
- [25] Атойи. 2008. *Девон, Тайёрловчи Сайфиддин Сайфуллох*. Тошкент: Фан.
- [26] Боровков, А. К. 1946. Алишер Навои как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узбек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Алишер Наво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тр. 92-120.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 [27] Зариф, Ҳоди. 1948. *Навойӣ замондошлари*. Тошкент: Ўзбекистон давлат нашриёти.
- [28] Зариф, Ҳоди. 1959. Атойи ғазаллари. Коллектив, *Ўзбек адабиёти*, Тўрт томлик, Биринчи том, 251-336-бетлар. Тошкент: Фан.
- [29] Рафиддинов, Сайфиддин. 1995. *Мажоз ва Ҳақиқат*. Тошкент: Фан.

- [30] Рустамов, Э. Р. 1958. *Оттойи, Танланган асарлар*. Тошкент: Фан.
- [31] Рустамов, Э. Р. 1963. *Узбекская поэзи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 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32] Рустамов, Э. Р. 1987, Атойи ғазаллари. М. Али, Б. Қосимов, Р. Нурматова. *Навоийнинг нигоҳи тушган*, 213-252-бетлар. Тошкент: Ғафур Ғулом номидаги Адабиёт ва Санъат нашриёти.
- [33] Самойлович, А. Н. 1927. Чагатайский поэт XVвека Атаи. *Записки коллег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вып.2. стр.257-274.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 [34] Самойлович, А. Н. 2005. *Тюрк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филология. Руника*,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35] Турсунов, У, Ёринбоев, Б, Алиев, А. 1995. *Ўзбек адабий тили тарихи*. Тошкент: Ўқитувчи.
- [36] Фазылов, Э. И. 1976. *Ходжанди, Латафат-наме(Книга о красоте)*. Ташкент: Фан.
- [37] Фитрат. 1926. *Ўзбек адабиёти намуналари, I том*. Тошкент: Фан.
- [38] Щербак, А. М. 1959. *Огуз-наме * Мухаббат-нам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39] Щербак, А. М. 1962. *Грамматика староузбек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A Study on Linguistic Features of *Atayi Poetry Collection* in Chagatay in Russia

Arafat Hasa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linguistic study on the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Chagatay manuscript of *the Atayi Poetry Collection*, the only extant copy of the 15th century,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St. Petersburg.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tayi Poetry Collection* is written in the Chagatay language of the late 14th to mid-15th century, a languag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Old Uyghur and under influences of Arabic, Persian and the regional Chagatay dialects.

[Keywords] *Atayi Poetry Collection* phonological feature morphological feature Chagatay language

(通信地址: 100089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